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69岁生日。当很多人正沉浸在喜悦中,筹划着自己的国庆假期时,有一群人选择默默坚守在远方。  
大爱无声,他们对祖国爱得深沉。  
为国戍边,对于他们来说,对家的思念再重,重不过责任。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走进大漠戈壁、“生命禁区”,走近戍边战士,去感受他们以苦为乐的生活。  
——编者

在无淡水、无市电的戈壁滩上,有他们心中最美的景色——

## 三个人的阵地

■姚春明 张帅

上是大风肆虐天气。  
“那你说的美景在哪里?”笔者不解地问。

“快到了。”方磊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笑。

其实,“三号靶”是出了名的“苦”单位。1958年,基地组建时,戈壁滩上什么都没有,为了解决吃水问题,战士们开挖“干井”用来储存水。一到夏天,水就很容易发臭,还会滋生一些小虫子,即便是这样的水,大家都必须省着用。

直到现在,这里吃水、吃菜,还是需要依靠外界供应保障,只是运送频率变成一周一次。由于没有市电,他们的生活用电,全靠一台油机来发动。油机一罢工,通信基站就成了一座“孤岛”。方磊说:“许多曾值守在‘三号靶’的老班长,都是在‘地窝子’的房顶上,找到时断时续的通讯信号,听到自己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日常巡逻,是“点号”三名战士每天的例行工作。突然来袭的风沙常常让战士们猝不及防。“风沙一大,什么都看不见。巡逻回到屋里,身上全是沙子,一捋头发,那沙子跟下雪似得‘哗哗’往下掉。”方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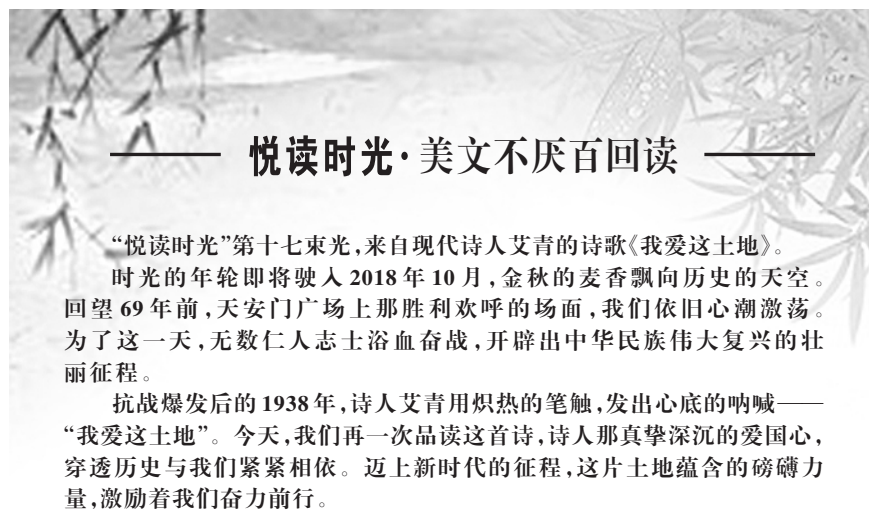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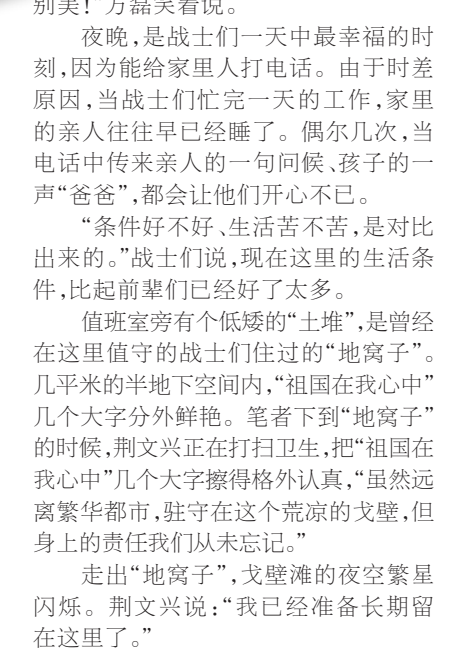
冬天,大漠的风凛冽如刀,轻易就能吹透战士们的防寒棉衣。对于在“点号”值守的战士们来说,出门“方便”一下,都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气。

夕阳西下,我们终于到达“三号靶”。另外两名战士刚刚巡逻归来,一条欢快的黑狗等候在我们的车前。

“他叫‘虎子’,看见穿迷彩服的人就很亲!”下士荆文兴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虎子’从小在这里长大,平时我们巡逻,它也跟着。现在它已经学会了独自驱赶到禁区附近的骆驼,还‘自学成才’会‘狗拿耗子’。”看得出来,这条黑狗就像是战士们们的一个“伴儿”,给三个人孤单寂寞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巡逻间隙,战士们抓紧难得的休闲时光,一场三人沙漠篮球赛开始了。“虎子”也加入其中,跟战士们抢球,有时还故意捣乱将球顶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太阳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落下,留下天边最后一道红光,又到巡逻的时候了。这在外人看来单调枯燥的事,战士们却找到了乐趣。“每到傍晚,夕阳就像给地上的沙子铺了一层金子一样,亮得晃眼。你看,我们这里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美!”方磊笑着说。



### 悦读时光·美文不厌百回读

“悦读时光”第十七束光,来自现代诗人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  
时光的年轮即将驶入2018年10月,金秋的麦香飘向历史的天空。回望69年前,天安门广场上那胜利欢呼的场面,我们依旧心潮激荡。为了这一天,无数仁人志士浴血奋战,开辟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诗人艾青用炽热的笔触,发出心底的呐喊——“我爱这土地”。今天,我们再一次品读这首诗,诗人那真挚深沉的爱国心,穿透历史与我们紧紧相依。迈上新时代的征程,这片土地蕴含的磅礴力量,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

##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赏析

■夏董璠

## 我们爱这土地

每当读到这首诗,我的耳边总会响起齐鸣的鼓角声。面对侵略者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祖国的土地,一位诗人的心中充满了愤懑。他饱含着挚爱深情,借助笔端,发出心底的呐喊——哪怕喉咙嘶哑,也要歌颂这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哪怕羽毛腐烂、生命消逝,也要与这浸透着苦难的土地生死相依。

这样的白白直抒胸臆,激荡着炎黄子孙的家国情怀,更有着如雷词赋的庄严与决绝。纵使暴风雨来得再猛烈,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也必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自从穿上这身军装,驻守在祖国北疆,我也更加深刻体会到诗人的情感。那年参加跨区演习,兵车辘辘奔向战场。当车队经过村庄时,我看到路边的几个孩子挺直腰板,抬起右手,向着车队庄严敬礼,眼神中满是欣喜与敬佩;那年洪水肆虐,我们连续几个昼夜奋战在大堤,提前完成了加固泄洪坝的任务。当我们要离开时,老乡们送来水果、糕点等慰问品,他们眼含热泪的不舍,同样感动着我们……

有时我望着办公室墙上的共和国版图,思绪会禁不住飘向那片雪域高原。我的战友王立在红其拉甫边防连当指导员,虽然那里高寒缺氧、条件艰苦,但他总这样说:“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他黝黑的脸庞上始终挂着灿烂的微笑。曾在某个瞬间,我的眼眶禁不住湿润起来,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如磐石的身影,在极度缺氧的高原上踏雪巡逻,在黄沙滚滚的戈壁滩上苦练技能,在涛声激荡的海岛上升起五星红旗……他们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就像燃起的一簇簇篝火。

我们爱这土地,爱这土地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如今,历史的航船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梦想破浪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激励着海内外的中华儿女聚合起磅礴的力量——我们在不懈奋斗中,抒写“我爱这土地”的人生华章。

恶劣的环境锤炼出铁骨,坚韧和乐观让他们把荒漠当作成就梦想的“主场”——

## 胡杨青春

■崔震 殷鹏钊

“泪水、汗水、血水,我们在边防线上巡逻执勤;歌声、掌声、笑声,我们在紧张之余苦中作乐。各位战友,演唱会现在正式开始……”戈壁沙漠深处,在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边防一连,一场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正火热上演。

士官吴胜静和他的“黑山头乐队”一登场,就把大伙儿震住了。他们演唱的摇滚歌曲《克鲁伦河》,浪漫抒情,时尚前卫,一点儿也不像业余乐队。一曲唱罢,吴胜静见笔者一脸惊讶,很是得意:“这算不了什么,前几年内蒙古军区组织‘草原杯’文艺汇演,‘黑山头乐队’才组建没几天,我们就带着作品《梦中的额吉》去了,一不小心得了个三等奖。”

接下来的吉他弹唱《当兵来到清河口》,唱得催人泪下。“憧憬中的清河口,到处都是绿油油,小河潺潺清水长流。可我来清河口,一滴清水都没有,无尽的荒漠和戈壁,孤零零的营房哨楼……”这首歌是由连队官兵自主编创,艰苦的环境与初到驻地心理预期的落差,糅合在娓娓诉说的歌词和缓缓流淌的曲谱中,宛如一面徐徐展开的荒漠图景,令人不觉间流下眼泪。

谈及连队驻地名字的由来,官兵很有感慨:由于深处大漠戈壁,官兵从建连之初就开始找水,“老边防”们先后挖了几口深井,可每次挖出的都是苦水。

以“苦”为“甜”,乐天派的官兵索性就把打出的“苦水井”命名为“甜水井”,将驻地命名为“清河口”。

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从来没有挡住一连官兵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连队的老指导员、现该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陈宝说:“那是1994年,边关生活非常枯燥,官兵特别渴望听听流行音乐。连队干部就托人从酒泉买来一台点唱机,大家高兴得又蹦又跳。每逢过节,战士们都自觉地整夜不开灯,用省下的电让点唱机欢歌。就这样,当年流行的《星星点灯》《水手》等歌曲,连队官兵人人会唱。现在,这台点唱机虽然早已过时,但仍然被官兵们擦拭得干干净净,珍存在连史馆里。”

一连官兵骨子里流淌的乐观、坚韧,让他们把大漠戈壁当成放飞梦想的舞台,时时处处“玩”得浪漫,过得潇洒。指导员杨浩说,城市人洗桑拿浴,一连官兵就发明了沙浴。夏天训练归来,一身热汗,大家把自己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享受着大自然免费提供的幸福馈赠,别有一番味道;前些日子英超比赛结束,连队足球队立即行动,一队扮

演“阿森纳”队,一队扮演“切尔西”队,大家分别使用自己喜爱的球星号码,热身一场,沙滩足球玩得热火朝天;官兵还巧妙利用连队地处沙漠的自然条件,开展滑沙竞赛,缓解了日常训练带来的紧张疲惫。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的网络游戏,一连官兵同样能玩出花样来。听说连队组织了“王者荣耀”对抗赛,笔者来到炊事班,实地观看他们的“战斗”场景。

炊事班班长周愚表现抢眼,他一边招呼队友要注意阵容搭配,一边迅速投入“战斗”。一时间,安静祥和的“王者峡谷”瞬时剑拔弩张。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一班凭借着娴熟的技巧和默契的配合,赢得比赛。周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个不比‘锅碗瓢盆’,得有硬本事,还是人家战斗班厉害。”

连长王中苗介绍:“小比赛也有大作用。游戏中大家建立起默契,凝聚起感情,也能促进工作和训练。”上级医疗工作组从2010年开始,每年派出一批

心理专家,到一连追踪测试官兵的心理状况,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一例心理疾患。

笔者走在一连的营区内,一棵棵胡杨树昂扬挺立。据说,胡杨树虽然生长在极干旱的荒漠地区,但周身充满了对水的渴望。为抵御强烈阳光的侵袭,胡杨的树叶有时是灰褐色。为减少水分蒸发,它的叶子革质化,枝上长毛,一棵树上能生长出像柳叶、榆叶、杨叶三种不同形状的叶子,因此又被称为三叶树。我想,我们的战士正像这胡杨树一样,在“生命禁区”落地生根,努力适应着恶劣的环境,将绚丽的青春绽放在荒漠戈壁。



配图设计:高旭尧

## 奋斗的人最快乐

■程建华 张大伟

### 乐谈

快乐是什么?妻子说,一家人在一起,健健康康就是快乐;上小学的侄儿说,每次考试能考“双百”就是快乐;大伯说,看着今年满满的谷仓就很快乐。我说,快乐是一种心态、一种理想的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对快乐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

对于军人而言,我们怀着满腔热血投身军营,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苦练本领、卫国戍边,国家的安宁和谐就是我们最大的理想。回顾21年军旅生涯,我在平凡的岗位上奋斗,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其中的每一次成长,都是在收获快乐。

那一刻,当我被正式授衔成为人民子弟兵,终于实现了儿时梦想,我感到由衷的快乐。三个月的新兵集训,我们顶风冒雨、摸爬滚打,经历了多少伤痛,那片铺满沙砾的战术训练场,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

那一年,当我来到被中央军委授予“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的光荣连队,战友们在欢迎仪式上热情高喊“进了‘好十连’的门,就是‘好十连’的人”,自豪感在我心头环绕。

但在快乐与荣光的背后,我也感到了紧迫与忐忑。参观连队荣誉室,墙壁上泛黄的旧照片与橱窗里崭新的三等功奖章诉说着连队的血脉传承;劈开“雀儿山”的壮举、填平“无底洞”的执着、大战“摩天岭”的豪

## 较量

“加油、加油……”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在天山某峡谷展开极限训练。针对训练实际,该支队积极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障作用,紧密结合特战队员的心理特点,把灵活高效的小评比、小竞赛、小对抗、小游戏穿插其中,让特战队员们在高强度的训练之余,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郭柳梅 郑武杰摄影报道)

